

□散 文

父亲的国旗情

刘 峰

国庆节，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无比盛大的节日！

当东方地平线呈现一抹钢蓝色，静穆庄严的故园晨空，传来一群白鸽飞来飞去的声音，寂静的村庄仿佛在酝酿什么。往往这样的氛围，是重大喜庆活动的前奏。

村广场被装扮一新，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村民们搭起高高的木架，扎着一簇簇金灿灿的玉米，俨如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宝塔；不远处的打谷场，脱粒后的一堆堆稻谷，金澄澄的，高高堆起，好似一座座金山；环绕周围人家的屋檐下，挂起了一束束收割不久的高粱穗，紫红紫红的，与红殷殷的窗花相映，美极了；一面面粉墙上，缀着一串串红火火红的辣椒，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民俗画。

广场中央，一根银白锃亮的旗杆，直插蓝天。

当鲜红的旭日露出脸庞，人们早已在广场自觉排好队，一个个像过节似

的，穿得崭新。特别是一群红红绿绿的大妈们最亮眼，这是一支常年活跃在村里的腰鼓队，脸上化了红扑扑的浓妆，腰束小鼓，手持红绸飘飘的槌儿，显得特别兴奋。金色的稻垛上，一只顶冠红艳的雄鸡在节日气氛的感染下，引吭高歌，像喇叭一样激昂。

作为一村之长的父亲，又穿上了那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每逢重要节日，他都会穿上它。他是一名升旗手，此刻他与一名当护旗手的村民站在旗杆前，神情庄严而肃穆，目光炯炯有神。那一年，父亲毛遂自荐担任升旗手，数十年来，乐在其中。渐渐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收听天气预报，每当天气突变，他会在第一时间与护旗手一起，按规定动作收旗，做到一丝不苟。

时针正指向8时整。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面崭新的国旗。在场所有的人昂首挺胸，站得笔直的，双眼亮晶晶，节日的欢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张脸庞。

“预备，开始——”随着嗡嗡作响的电流穿过广场上空，从广场南角的一株国槐上的喇叭里响起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唰——”父亲将安装好的旗帜抛出，在另一名旗手的配合下，缓缓拉动旗绳，随着国歌的节奏，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向空中。人们郑重地举起了右手，向国旗行注目礼，目光追随着它，是那么的热烈、坚定、深情。

直到五星红旗升至旗杆顶端，高高飘扬在上空，人们仍然伫立在原地，久久仰望。

父亲对国旗有一种很深的情结。他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大好政策鼓舞下，村庄一改贫困落后面貌，村民们纷纷走上富裕之路。大家内心充满了感恩，经过一致商议，决定用升旗仪式来表达心中的一片真情。

旗帜就是方向。犹记隆冬时节，父亲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每当疲惫时分，当看到村中广场红旗高高飘扬，想到来年沟渠绿水流，胸中不觉升起一股

豪气，浑身上下注满了干劲；三伏抗旱，父亲带领乡亲们烈日下挑水灌溉，汗结成盐，热得几乎要中暑，然而面对广场中央的这一面红旗，想到秋来丰收美如画，他不禁喊起了号子，带头挑起水桶扑向堰塘。

当遇到困难和矛盾，父亲总会在第一时间将大家召集一起，无比庄严地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回顾过去，畅想未来、共话现在，不知不觉，大伙儿的集体感、大局观、荣誉感增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当村里走出一名大学生，或有年轻人光荣参军，父亲也会召集全村人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并放映一场满满正能量的电影，比过节还热闹，全村人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氛围里，感受到了活着的价值与奋斗的意义，是那么的骄傲和幸福。

一次次升旗仪式，在“国庆节”直达最高潮，那是最诚挚的讴歌、最深情的祝福、最幸福的时光——我爱你，五星红旗；祝福你，伟大祖国！

□诗 歌

丰收节（外一首）

张春生

广袤的田野，粗犷的风
遍地金黄闪耀着灿烂的阳光
谁托着大地七彩的琴键
演奏季节里华丽的乐章

沉醉的稻穗拉响提琴
愉悦的大豆摇响铃铛
舐着金板牙的玉米大伯
正倾情挥舞着指挥棒

一辆辆满载粮食的运输车
拉着欢笑，扬帆破浪
一粒粒沉甸甸的幸福
汇聚成了欢乐的海洋

丰收节，秋收忙
饱满的希望堆满仓
汗水伴着秋叶一同落下

抬头望见幸福的星光

秋分辞

把烟雨与征程平分
把时光与相爱平分
把人生与痴情平分
把岁月与红尘平分
不知疲倦的秋天
将全部感情倾注人间

雁阵排开淡远的青空
金黄的事物沉迷时光
秋实丰硕，枫叶渐红
枝头摇曳着思念的旌
平分秋色，沧海一笑
诗词曲赋里天高水长
秋月用乳汁
喂养天涯与乡愁

□诗 歌

放飞盆栽之鸟（外二首）

徐满元

那盆沃土母亲般
将你紧紧搂在怀里
让你和野外的草木一样
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渐渐地，那盆沃土
像一只干瘪的乳房
再也挤不出半点乳汁
你因此面色苍黄

那一片片凋落的叶子
泪滴似的点击着忧伤

恍惚中，你变成一只
关在笼子里的鸟
每一枚落羽的羽毛
都是向我发出的求救信号
我决心打开盒子的鸟笼
将你放飞到天空

秋 分

和春分一样
都是季节别在腰间的
两把锋利无比的斧头
将一天拦腰劈为
白昼和黑夜
太阳与月亮

成了天平两端等重的砝码

被平分的还有冷暖——
仿佛拔河中的双方
筋疲力尽后都心甘情愿
将中点视为平衡点
把平衡点当作立足点

雨打窗棂

像一群胆小的精灵
拍打着我的书房窗户
似乎是在示意我
开窗，好让她们
进来避避风雨而
害怕纸一样被打湿的我
用无动于衷回应着
她们十分迫切的诉求

多虑的我一转眼
发现她们瞬间变成
一群欢乐的音符
合力弹奏着我窗台的钢琴
那铿锵的节奏
那优美的旋律
让我与窗玻璃一起
感动得泪流不止

□散 文

满城桂香

王春鸣

是秋天来了，仿佛妖精的手指向天一弹，好了，晾在大太阳底下的衬衣，每一个褶皱、每一个细节里都是桂花香了，在半掩的窗前喝一口水，也疑心喝下去的是一口桂花，更妙的是音乐，只要一响起来，一阵阵的桂花香就变成了穿插在摇滚乐空当里的口哨，变成了小提琴不绝如缕的尾音，变成了一首首情歌微妙的过门……

流着口水的娃娃从花园里跑过，他半张着嘴，疑心嘴里的奶糖变成了桂花……是的，他刚刚认识这个世界。还从来没有遇见一种花，香得如此嚣张，如此铺天盖地又如此之好。

有人折桂而行，那些花朵，是极细碎极家常的，每一朵小黄花，内心的声音要有多强大，才能如此气韵悠长绵绵不断，将整个秋天、整座城都

攻陷了？而每一个走在其中的人，是多么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每一秒的呼吸，收晾衣服，赴约，闲逛，进入封闭的车厢之前……都要微微地踮起脚，悬浮在这好香中。

桂花香好，好在它提醒我们，这自然界中有一种气味，和人造完全无关，但是却坚韧强大，如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爱情，又美好又迷乱，慢慢地袭人，皮肤、内心、骨头，我们没有哪里可以幸免，被它完全地占有，一举动、一呼吸，它都寸步不离又无法捉摸，当你欲罢不能，它却又倏忽远逝，再不回来。这好香，于是充满了人生的归属感，甚至有一点伤痛——万千金黄的落花，在月夜里如子弹一样簌簌落下，只有王维能轻描淡写地说它是“人闲桂花落”。

□散 文

瓦 松

王小泗

在我的印象里，故乡的瓦上，除了青灰的苔藓，并未见过瓦松的芳容。后来，因为读到元代诗人宋无的《瓦松》诗，方知故乡屋盖上也是有瓦松的。诗云：雨溜滴秋瓦，茅檐上瓦松。传真外国使，染翠拂蛮依。高只成丛竹，卑犹爱群峰。香分云际篆，翠拂薛间龙。何异中林芝，卑犹仰岱松。

诗人以清丽的笔触，描绘了瓦松的高洁、卑微、顽强的形象。然而，故乡的瓦松并不像文人笔下的修竹，内敛而深沉，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不祥之物，因为它长在房顶上是有“灵性”的。

其实，瓦松是一种常见的植物，在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中国植物志》记载：瓦松，别名：瓦花、瓦塔、狗筋蔓、瓦草等十几种称谓，二年生草本，全草入药。

冬季的时候，瓦松的颜色是墨绿的，像针管状的叶子，一簇一簇地生长在瓦缝中。天暖了，冰雪消融了，春风一吹，它摇曳着身子，毫不介意地脱去厚重的外衣，露出短小精悍的身躯，向外张望，似乎想要把这无边的绿色世界尽收眼底。

夏天是瓦松最肆意张扬的时节。这时候，瓦松的躯体变长、变胖，而且两侧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枝。若是将它掀起，插在花盆里，它也不会死掉。不知这是不是因为“瓦松”这个名字中蕴含的“插根死不了”的寓意。

到了秋天，瓦松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了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就像镶嵌在屋顶上的宝石。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里的许多人家屋顶上都有瓦松，这不是因为村里的人们不知道不吉祥，而是因为村里人家的大门大多朝向东方，每天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就是各家门口。如果将大门比作花朵，那么阳光就是照耀花朵的芳菲。所以，村里的人们特别喜欢太阳，他们不会因为瓦松不吉祥而移植它，除非有人家要翻盖房子，或者是瓦松影响到了房屋的结构与安全，才会将其铲除。

铲除瓦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般都要费一番周折。因为瓦松不同于别的植物，它从下往上长，一直长到瓦边；而且它的根也与众不同，是呈网状的。因此，如果哪家铲除瓦松，这家就会热闹非凡。

人们好久不见瓦松了，对它的印象也停留在很久以前的记忆。此时，他们累了，就会站在屋檐下看稀奇。有时还会忍不住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铲除它？”或者发出一些诅咒之语：“你们这些不长眼的！怎么知道这棵是瓦松？说不定它是棵灵芝草呢！”

我常想，故乡人为什么不喜欢瓦松呢？是真的因为瓦松不吉祥吗？应该不会完全是这样。试想：世间哪一种花或草从一开始就生长在名园雅室里呢？但凡只要它们开得灿烂美丽，就一定有欣赏它们的人。这正如故乡的人们，虽然平凡而普通地在岁月里疾行，但他们一样感受着冬日的暖阳与夏日的凉风，一样感受着新春的希望与秋天的收获——就像那些生长在屋上的瓦松一样，虽然孤独而寂寞地面对生与死，却一样经受着风霜雨雪的洗礼与岁月沧桑的变迁。

或许，平凡与普通才是世间最永恒的主题吧！



日之欲出

梅跃军 摄



静静的盐湖

张 略 摄

□散 文

粗月饼

郭华悦

小时候，百货商店里的月饼制作精巧，叫细月饼。但在乡间，一般的人家哪有这口福？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吃自己做的月饼，叫粗月饼。

细月饼，粗月饼，其实不过是乡里人自己的叫法。在那个年头，物资都是限量供应，凭票购买，要买一盒细月饼，比登天还难。而且，一般人家也舍不得破费。细月饼，除非是送给特别重要的亲友，否则不会轻易购买。

所以，每年的中秋，粗月饼就成了乡里人家欢度中秋的主角。

这天一大早，母亲就会开始做粗月饼了。月饼虽“粗糙”，可做法却很讲究。先把糖浆化了，放进锅里熬，一直熬成了棕褐色。然后，就是准备月饼的馅料。那些馅料，其实没有固定的食材，都是村里人家平日里攒下来的好东西。比如母亲，平常习惯把一些瓜子、核桃以及花生等锁在柜子里，到了节日，就派上用场了。把这些好东西拿出来，爆炒一下，再捣碎，就成了粗月饼的馅料。

馅料准备好了，接着就是做月饼皮。面和好后，加点鸡蛋、白糖和香油，让面皮看起来黄澄澄的。把馅料包进去，两手轻轻一压，月饼就成型了。接着，拿酒杯在面皮上印上花纹，再用筷子点一点，增加一些图案，粗月饼就做好了。

烤上三十分种，月饼就出锅了。打开笼屉，香气喷薄而出，让一旁的我们个个瞪大了眼睛，直咽口水。每当这时，母亲总是警告说，不许偷

吃呀！

母亲的担心，不是没道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这点粗月饼，还得精打细算。分一点给外婆，给爷爷奶奶送一些，还有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等。到了节日，就派上用场了。母亲自己都舍不得吃，孩子们一人分一个，也就分完了。

乡里人自己烤的粗月饼，最小的，也有大碗的碗口那么大；大一点的，简直和盛菜的碟子一样大了。形似圆月，糖多，里头还有各种零食做成的馅料，对于那时的小孩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其实如今想想，粗月饼和现在的细月饼相比，味道自然差了很多。但在那个年头，也已经是难得一尝的美食了。

记得初二那年的中秋，我在月考中考了第一名。过完了中秋，就得回学校了。第二天，母亲送我到路口，偷偷塞了一个月饼，在我的行李里。母亲说，你一个人在外头，没人照顾，多分你一个月饼，别告诉弟弟妹妹呀，不然他们又得吵着要了！

我知道，那个月饼，是母亲舍不得吃，将自己的那一份偷偷留下来。那天，我带着母亲的月饼，走着走着，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来。那个月饼，我总舍不得吃，藏在抽屉里。没想到，放久了，却发了霉，最后只得扔掉了。

如今，母亲早已不在。每年，吃着细月饼，心里却愈发怀念起母亲的粗月饼。

□散 文

月亮出来亮汪汪

路来森

东边一道岭，西边一道岭，岭都不高。岭上有树，树不多，疏疏落落。

村庄，就夹在两道岭之间。村后，是山；村前，是地，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坦、舒展，稼禾生长丰茂。

村西，一座麦草覆顶的房屋，离开村庄数十米，独立地存在着。多年之前，那便是我在农村的老家。没有院墙，有的只是一圈篱笆围墙。篱笆，枯树枝扎成，秋天里，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扁豆蔓、丝瓜蔓等。扁豆串串，丝瓜垂垂；红的扁豆花、白的扁豆花，挺然而放；丝瓜花，黄嫩嫩，嫩嫩黄，摇曳如星点。白天里，时有蝴蝶翩翩其上；时有鸟儿，栖止鸣唱，篱笆很美，如诗、如画，是田园诗，是风情画。

庭院前，十几米处，就是蔓延的庄稼地——是大片的玉米地。中秋节到来，玉米被大片割倒，玉米棵横陈在田地里，满田野都弥散着青涩的庄稼味。中秋节的夜晚，青

涩的味道伴着阵阵的秋凉，也弥漫了整个篱笆小院。

习惯，晚饭总要在庭院中吃，一边吃饭，一边也好赏月。

那时贫穷，一切都简单，摆设简单，饭菜也简单。一张简陋的方形饭桌，摆在院中，四个小菜，几个月饼，一家人便围而食之。过程很慢，很慢是为了等时间，等着中秋夜月，从东岭缓缓升起。虽然日子清苦，虽然生活简陋，但一有了赏月，这个中秋节便有了一份庄重的仪式感。

月亮，从东方升起。

最初，东岭上，是一道横贯的橘红，渐渐，橘红变成了橘黄，向天空弥散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橘黄慢慢淡去，变为青白色。仿佛忽然间，青色隐去，东边的天空完全成为了亮白色，月亮也带着一身的亮白，爬上了岭顶。

月亮真大，大而白，丰腴、饱满，是一位

成熟的美少女。

再看，西边的山岭，顶部完全被月光覆盖了。月光浮漾、流淌，疏疏落落的树木，在月光下，如魅如幻，很是有一种迷离之美。而此时，整个村庄，还有村前的土地，却仍处在阴影之中，只是，两边山岭的白，给那阴影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黄韵，仿佛一块快要蒸熟的糕点，即将把自己的甜香，淋漓尽致地挥发出来。

月亮，渐渐升高；阴影，亦步步收缩。终于，一轮圆月高挂中天，村庄的阴影，也因之一散而去。山岭、土地、村庄，还有我家的草屋、篱笆院，完全被月光普照了。

中秋夜的月光，亮而白，亦清冷。

月光，在山岭上流淌，感觉滚滚如涛，很是一份波澜起伏的浩大气势。月光，洒在村前的大片土地上，浮光掠影，仿佛在跳跃；一汪一汪，又仿佛池塘积水，涟漪轻荡，荡起寸寸柔情，荡起丝丝缠绵。情不自禁，就让人

想起那句歌词：“月亮出来亮汪汪……”

亮汪汪，如积如聚，如澄如澈，明目青睐；一汪月光，就是一汪深情……

月光，照在篱笆上，照在小院中，照在饭桌上。

我举首，篱笆上的扁豆花、丝瓜花，在晚风中摇曳，是美人在月下起舞？月光在花间闪烁，莫非是嫦娥舞袖，甩下的片片襟袖？当事物的美，美到极处，是无法言传的，你只能静默，你只能在静默中，沉溺于周围的环境，静静地享受。

夜已深。夜静、人静、月亦静。

只有秋虫的鸣声，在阵阵飘洒，仿佛在刻意与明净的月亮对话。你看着天上的月亮，看着地面的月光，倾听着秋虫的鸣唱，就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此夜，中秋月夜。大而圆的月亮，照着你，照着枝，也照着你我彼此的牵挂和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